

新 小 文 學 庫 集 一 第



朱經農 沈百英 主編

天地元黃 宇宙洪荒
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
寒來暑往

白駕 人擁道情懷急
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
寒來暑往

六年級國語科

中國故事

第一册

編者呂鑑平

天地 宇宙洪荒
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
寒來暑往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中國故事 第一冊

一 曹劌論戰

春秋時代，列國並立，單在現在山東一省，就分齊魯兩國。只因齊強魯弱，齊國就常出兵侵略魯國。有一次齊國又來侵犯魯國了，魯莊公親自率兵在長勺地方抵抗。那時候的戰爭都用馬駕着兵車，兵士坐在車中作戰。戰陣上的號令全由鑼鼓傳達：擊鼓是進攻的號令；鳴鑼是收兵的號令。

魯莊公這次親征，是帶着武將曹劌同去的，和曹劌同坐在一輛車中，掌管軍令。莊公聽得敵陣中頭通鼓聲已起，齊兵猛衝而來，正要擊鼓應戰，曹劌忙阻止道：『且慢！』過了一會，敵陣中二通鼓聲又起，齊兵越衝越近了，莊公又要擊鼓，曹劌又阻止他道：『且慢！』再過一會，敵陣中三通鼓聲又起，齊兵

逼到自己陣前了。曹勣便說：『可以了，擊鼓吧！』魯兵一聞鼓聲，便奮勇迎敵，把齊兵殺得大敗。

莊公一見齊軍已敗，便要下令追趕。曹勣又阻止他道：『且慢！待我考察一下，』說罷，走下兵車，俯着身子，察看地上齊軍兵車的輪跡；又跑上車來，立在車上，伸着脖子一望，然後說道：『儘可以追，趕快下令追！』魯軍追上去，齊軍果然不敢抵抗，望風而逃。

莊公得勝收兵，回營問曹勣道：『依了你的话，果然大勝；但其中奧妙，我還不明白，要請你告訴我。』曹勣答道：『兵士作戰，全



仗一股勇氣。頭通鼓，兵士勇氣振作；二通鼓，勇氣就衰了；三通鼓，勇氣便沒有了。在敵軍三通鼓打罷，已經沒有勇氣的時候，我軍却「一鼓作氣」勇往直前，所以能夠戰勝。等到齊軍打敗逃了，我還怕不是真敗，後面或有伏兵，所以叫你且不要追。後來我看見齊軍的車跡印在地上非常紛亂，又望見齊軍的旗號也非常紛亂，便知道敵軍是真敗，不是詐敗，後面一定沒有伏兵，所以又請你下令追趕。』莊公聽了，十分佩服。

二 弦高犒秦師

春秋時代，有個大國叫做秦國，差不多佔着現今的陝西全省地方；又有一個小國叫做鄭國，只佔着現今河南省裏一小塊的地盤。

有一回，秦國派三個將帥帶領了軍隊，悄悄地向鄭國前進。他們想乘鄭國冷不及防，突然給它一個襲擊，把它滅掉。

當時有個鄭國的商人名叫弦高，正帶着貨物趕路，恰巧遇見了秦國的軍隊。他們這樣祕密而來，當然不懷好意，而且大半是去襲擊鄭國的。他知道當時鄭國並沒有防備，如果受他們的襲擊，一定大吃其虧。最好的辦法自然是擋他們一陣，不讓他們很快地迫近鄭國。但是他自己是個商人，有什麼力量可以擋他們呢？假使說丟開不管，自顧自去幹買賣，又覺得實在對不起自己的母國。最後他想出計較來了：他假充鄭國派來的使臣，從帶着的貨物中分出四張牛皮和十二頭牛作為禮物，去見秦國的將帥。



說『聽說你們將要到我們鄭國去，我們鄭國非常歡迎，因此特地派我送上這一點禮物，犒賞你們的軍士。』同時他還派人趕回鄭國去，報告消息。

秦國的將帥聽了弦高的話，真是吃驚不少。他們心想自己的軍隊原是悄悄地趕來的，那裏料到鄭國已經得了信。他們得了信自然就有防備了；自己去襲擊，說不定會遇到堅強的抵抗，那是不容易有成功的把握的。秦國的將帥想到這裏，就命令軍隊停止前進，不再去襲擊鄭國。

弦高爲母國擋阻侵略軍的計謀成功了。鄭國竟得解除了被侵略的危機。這是他自動的愛國行爲和反侵略行爲，很可以做後世愛國人民的模範。就當時的情勢而論，如果他在中途遇見了秦國的軍隊，並不想什麼計謀去擋阻它，自顧自去幹買賣；那麼鄭國突然受了秦軍的襲擊，一時措手不及，也許真個會被滅掉的啊。

三 田橫與五百義士

漢朝的開國是由劉邦把兵力取得天下的。劉邦做了皇帝以後，稱爲漢高帝，削平羣雄，威加海內。那時山東地方齊國的三個田姓，都被他滅掉；但他的遺族中有個叫田橫的，却向東出海，仍舊在海島上稱王——那個海島後來就被稱爲田橫島。

田橫到了島上稱王，手下尙有義士五百人，本想慢慢的部署，恢復齊國。無奈漢高帝統一天下，勢力强大，田橫萬不能抵抗。漢高帝也佩服他是個第一流的好漢，便派人去招撫他，請他到洛陽來。

田橫爲了漢高帝一再招請，便與門客二人勉強跟隨漢使，動身就道。但他走到離開洛陽三十里的地方，却因羞恥爲降臣，自刎而死，命令二客拿着他的頭，跟隨漢使馳往洛陽，回奏高帝。高帝大大地受了感動，爲他流涕痛哭。

了一番拜他的二客爲都尉，並以王禮厚葬田橫。不料田橫既葬，二客便在墓旁穿了孔穴，入墓自刎而殉身了。高帝得到報告，不免大吃一驚，心想田橫手下尚有五百人留在海島上，便再派人去招撫，那裏知道這五百位義士聽見田橫已死的消息，也竟一齊自殺，沒有一個肯做漢高帝的降臣。

田橫與他的五百個義士表現出這樣壯烈的反強權的



態度，在歷史上自然不可多得；後世的人也許有拿是非得失去衡量他們的，其實他們這種『寧爲斷頭漢，不做屈膝人』的氣概，已够使人佩服了。

四 萬拜不拜

南宋末年有個朱深源，道德、學問都很好，生性溫和恭敬，不喜與人爭執；說話也很木訥，好像不易出口的樣子。他寫信給人家，總是自稱『某某萬拜』，非常謙虛。他做官也極清正，對於上司尤其恭敬。所以當時的人雖然有的稱他謙恭有禮，但也有人笑他卑鄙詔諛。後來別人因為他喜歡用『萬拜』二字，便稱他做朱萬拜。這個名字實在含有譏諷的意思，是說他的做人太嫌卑躬屈節。可是別人雖然這樣稱呼他，他却並不介意，也不和人爭辯，仍舊不改他已往謙恭的態度。

那時候南宋僻處東南，局勢已經危迫，加以朝政紛亂，國事愈難挽回。北

方的蒙古人早已崛起，建立了元朝，非常強盛，南宋的國土，逐步被它侵吞了去。後來元朝的兵竟攻入南宋最後退守的福建。南宋的文武官員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其餘沒有死的，逃不掉的，自然一律被元兵捉住了。這班被捉的官員大都爲了保全自己的身家，降服於元朝。

當時一般人以爲那位朱萬拜先生是個沒有烈性的人，這次被捉以後，一定首先要向元人屈膝，萬拜請降。不料這位朱萬拜到這時候却變成『朱不拜』！原來元兵把他捉住後，便迫他



降服，否則便要殺死他；但是朱深源受了這種脅迫，却表現出堅強反抗的精神。他頓時改變了平日溫和的態度，激昂慷慨地說道：『我朱深源祇知盡忠保國；如今既因兵敗被獲，惟有一死，怎肯失節降敵！』說着，猛然抽出腰間的佩刀，自刎而死。

這個消息傳出以後，大家纔知朱深源是個忠勇愛國的烈士，不是卑鄙詛誤的懦夫。他平日謙恭木訥的態度，正是他的美德，不是他的怯懦的表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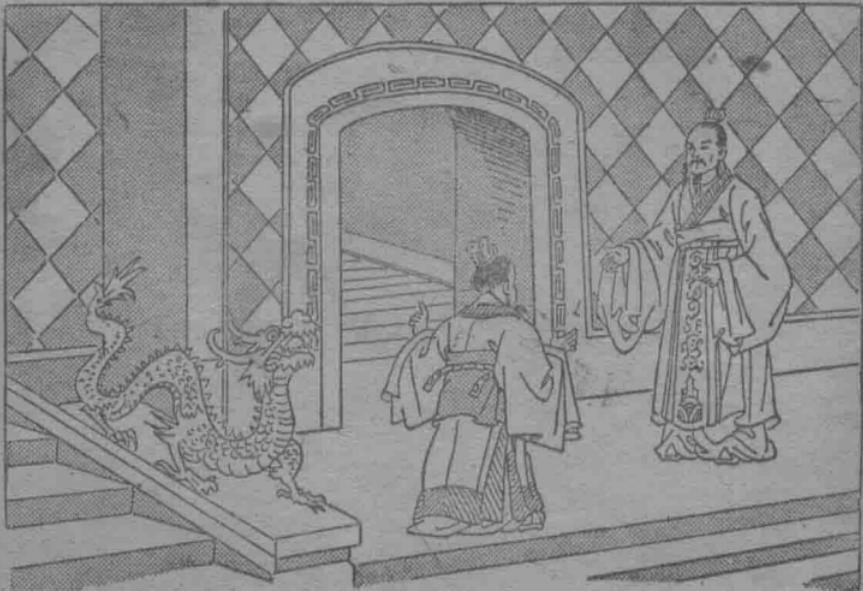
五 晏子使楚

春秋時候，齊國有個著名的政治家，姓晏名嬰，號叫平仲，後人尊爲晏子。他在齊國做了三朝的大臣，創立過不少的事業，這且不去管它。如今單講他出使楚國的一段奇聞妙事。

且說齊國有一次派晏子到楚國去出使，楚王聽得晏子是齊國有名的

人物存心要和晏子開开玩笑，使他丟丟臉。楚王把作弄晏子的計較，和大臣們預先商量擺佈好了，專等晏子到來逐一搬演。

晏子身長不滿三尺，是當時有名的矮子。他到了楚國以後，楚王自然照例派人來招待他，可是故意把王宮的大門關着，只開旁邊的小門，要請晏子從這小門裏進宮。晏子見了，知道楚王有意侮辱他，就站住不走，對着招待的人說道：『這是狗洞啊！到狗國去的人才進狗洞；如今我是到楚國來呀！爲何



要進這狗洞呢？」招待的人無話可說，只得開出大門來引他進宮。

招待人把晏子引到楚王面前了，楚王和晏子行了相見禮之後，第一句就問道：『貴國沒有人了嗎？』晏子答道：『敝國地方有三千里見方，產物富庶，怎見得是沒有人呢？』楚王道：『貴國既然人很多，為什麼却派你來出使呢？』晏子回答得很妙，說道：『敝國派遣使臣有一定的規矩：好的人派到好的國裏去；不好的人派到不好的國裏去。我是齊國最沒用的人，所以就被派到楚國來了。』楚王聽了，呆住半晌，沒有話好對付他。

後來楚王設晏招待晏子，正在開懷暢飲的時候，忽然階下牽來一個綁縛着的人。楚王問左右道：『下面綁縛着的是什麼人？幹什麼的？』左右答道：『是齊國人，犯了強盜之罪。』楚王便笑嘻嘻的對着晏子說道：『原來齊國人是慣做强盜的嗎？』晏子很鄭重的回答道：『同是一棵橘樹，生在淮南的叫橘，移植到淮北便變作枳。葉子雖然沒有什麼兩樣，可是因為水土不同，結的果

實也就不同了。現在這犯罪的人，生長在齊國，本不會做强盜，到了貴國就做了強盜，難道不是楚國的水土使得人民變壞了嗎？」楚王聽了，只得笑道：『大才如卿，實在是不可戲弄的啊！寡人只是自己取辱罷了。』

六 季札掛劍

春秋時候，吳國有個博學多能的王子，名叫季札，是吳王壽夢的第四個兒子。他曾三次讓國，後來封在延陵地方（如今常州一帶），大家就都稱他做延陵季子。

有一次，季札出門到各國去遊歷，路過一個小小的徐國，便道去拜訪徐君。徐君同他談了許久，看見他身上佩帶的一把寶劍很是可愛，便對他說：『你這把寶劍真是可愛，可不可以解下來給我看賞一回嗎？』季札說：『有什麼不可以！』說着便解了下來，雙手捧着，遞給徐君。

徐君把寶劍接去以後，左手提了劍鞘，右手把住劍柄，翻來覆去的看賞不已，嘴裏連聲讚歎着：『真是好劍！真是好劍！』臉上露出非常喜愛的神情。季札看了，心裏想道：『徐君既然這樣愛我這把劍，我本可以送給他做個紀念。不過我此番出門，還要往聘魯國，齊國，鄭國，晉國……那裏可以不佩劍呢？……』原來古代貴族出門都要佩劍，一來是爲禮貌的關係，二來也有防衛的意思。

季札正在這樣左右爲難的想着；徐君在那裏一心看賞着寶劍，倒也並沒有覺察到。後來季札終於想出一個兩全的方法來了：『等我出聘各國，遊歷完畢，回到徐國再來看望他，決計將這把劍送給他。如今我也不用預先對他說明，免得他心中多一牽掛。』這時候徐君也已看賞完了，把寶劍還給季札。季札照舊佩帶起來，告別而去。

季札離開徐國以後，歷聘魯國，齊國，鄭國，……直到晉國，不上幾年遊歷

完了，再回到徐國。心想徐君的希望如今可以使他滿足了。不料走在半路，遇到一個朋友，問起徐君的近況，知道徐君已經死了。季札聽得這個消息，不免深深感歎了一回，然後循路前往徐國的宮廷而去。

到了宮廷，季札解下腰間所佩的寶劍，預備送給徐君的兒子。他的從人勸阻他道：『這把劍是吳國的寶物，怎好當作禮物去送人呢？』季札說：『我並不是去送



禮；只因我前次來到徐國拜訪徐君的時候，徐君很愛我這把劍，我已經存心要送給他。如今他死了，我只好送給他的兒子代收；如果我不送，便是欺心了。我不能爲了愛惜一把劍，做了一件欺心的事。』

季札和徐君的兒子見面以後，說明了情由，將寶劍取出奉送。可是徐君的兒子不肯收，推辭道：『先父不曾有話吩咐，我萬萬不敢接受。』季札沒法，便親到徐君墳前，祭弔一番，將寶劍掛在墳頭的樹上而去。地方上人稱贊他的行爲，作了一個歌道：

『延陵季子兮不忘故，脫千金之劍兮掛丘墓。』

七 分之推不言祿

諸位讀者！你們在書信上有沒有看見過『某某先生足下』或是『某某仁兄足下』的稱呼語？試問這『足下』兩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各位假

使不知，且請聽我講罷。原來老式的文章到處喜歡用古典，這『足下』兩字也是有個出典的，這個出典遠在春秋時代，實在可以算得『古』了。這個古典包含着一段悽慘動人的故事。

二千幾百年前的春秋時候，在如今山西一帶，有個大國叫做晉國，國君叫做獻公。他生有五個兒子，長子申生雖曾立為太子，後來却被他殺了。等到獻公死了以後，餘下的四個兒子都想奪取王位，把晉國弄得大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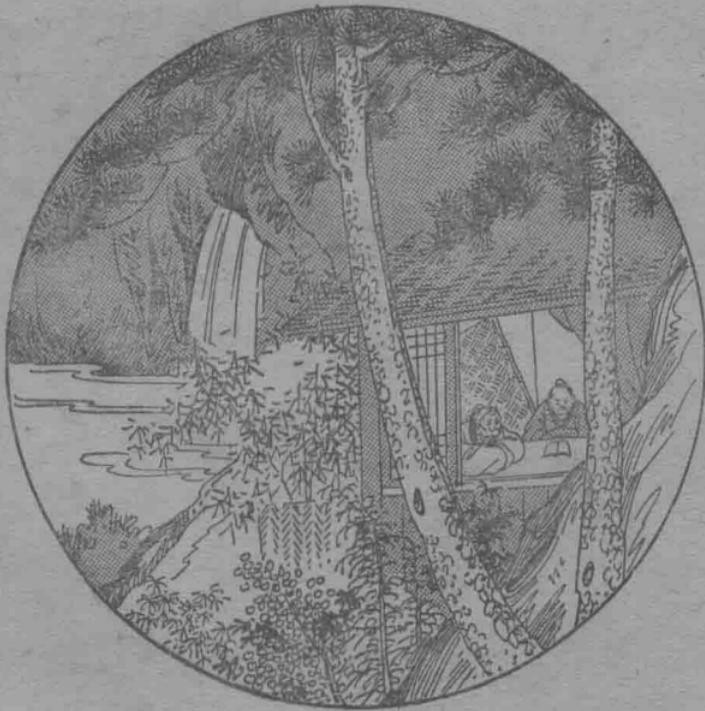
公子重耳是晉獻公的第二個兒子，他被獻公所逐，早已逃亡國外。當時和公子一同出逃的，有狐偃、趙衰、魏犨（音抽）、介之推等。他們逃到現在的大名縣城東五鹿莊地方的時候，重耳餓得很厲害，介之推私用佩刀把自己股上的肉割下一塊來，煮給重耳果腹。他們流亡在外一共十九年，一路同甘共苦，自不必說。

後來公子重耳借得秦國的力量，回歸晉國，即位為君，號曰文公。文公把

跟着他逃亡的人全封了大官，賞以爵祿；獨有介之推不向文公去求封賞，文公也竟把他忘記了。介之推就和他的母親隱居在綿山，自甘貧賤，度日。

過了幾天，文公忽然想起介之推來，便派人到介之推家裏去找，但是已經不見他們母子的踪跡了。當時有一個村人，名叫解章，入見文公道：『介之推和他的母親，隱居在綿山，大概是在四天以前就去了。』文公聽了這話，急忙

差人上綿山去找尋。可是綿山上峯巒重疊，樹林茂密，那裏能夠找出介之推



來呢？

文公左思右想，才想出一個計策來。這個計策準叫介之推不找自出。你知道是什麼計策？原來就是放火燒山。可是猛烈的火把整座山林燒起來了，介之推和他母親依舊不肯逃出，竟抱着一棵大樹，一同燒死在山中。

這當然是出乎文公意料之外的事！文公急忙再差人上綿山去找。他們找到一棵大樹底下，看見兩個屍首已經燒得五官不全，立刻回去稟告文公。文公一聽，當然十分悲傷，急忙親自上山去看，一見介之推的屍首，便放聲大哭。他叫人把屍旁燒剩的那棵大樹砍下一塊，做成一雙木鞋底，穿在自己脚下。從此以後，文公每逢低頭，便看見木鞋底；每次看見木鞋底，便想起了介之推，連聲的嘆着：『足下呀！足下呀！……』嘆得十分傷心。

諸位想，晉文公對於這個『足下』，該是多麼親切啊！

八 驃肝和馬肉

這篇故事包含着兩件相類的奇事，說來怪有趣味。

兩千四百多年以前，晉國在定公時代有個世卿，姓趙名鞅，死後起個謚法叫簡，後人便都稱他做趙簡子。他在晉國幹過許多大事業，這都不必說它。他家裏養着兩匹白驃，自己十分心愛。

一天，他屬下有個小小的廣門縣官叫陽城的，忽然得了急病，醫生爲他診察以後，說是病症已經危險，必須吃了白驃的肝才可以起死回生；要是不吃，一定要死。他的家人知道惟有趙簡子養着白驃，連夜託人往趙府敲門去求驃肝。

趙簡子官位晉國的世卿，趙府的氣概自然非同小可。可是看門的人聽了急病求藥却也進去代爲通報，把情由告訴了趙簡子。簡子的旁邊正有一

個姓董的官員侍候着，聽了以後，生氣道：『嘻！陽城算是一個什麼東西？竟敢要我主人的騾子！該殺！』簡子道：『不！殺了人活一隻畜牲，這是太沒仁心了；殺了畜牲，活一個人，難道不好嗎？』說罷就叫廚夫殺了一匹白驃，拿肝給陽城派來的人。

不久，趙府起兵攻打翟國的蠻人，廣門縣的兵，左邊七百人，右邊七百人都拚命爭先上城，結果打了一個大大的勝仗。



比趙簡子又早一百多年，秦國有個國君叫做穆公，是春秋時候五霸之一，在歷史上很是出名。這也不在話下。有一次，他出門的時候，車子壞了，車子右邊一匹很好的馬跑失了。穆公很覺可惜，親自向四下裏去找，只見山裏有幾個粗手笨腳的野人正在殺他的馬要吃。要是穆公生了氣，派兵捉住他們殺了，在從前國君非常威嚴的時候，也不算什麼。穆公却不然。他看見之後，歎一口氣道：『這班人吃了馬肉，要是不喝酒，怕會生病的。』就叫左右從人拿酒去給他們喝。

過了幾年，秦國和晉國打仗，穆公坐着兵車在陣前督兵。橫裏來一隊晉兵奮勇上前，圍住他的車子，幾乎要把他捉去了。正在這個當兒，忽然歧山上的野人三百多個一齊呐喊上前，拼命攻打晉兵，竟把他們打退，救出了穆公。

九 患難朋友

誰都知道，交酒肉朋友容易，要找患難朋友煩難。現在讓我來講一隻兩千幾百年前一段患難朋友的故事，這段故事簡直可以說是千古無兩，萬代無雙的；諸位看了，一定連聲驚歎，口稱『難得！難得！』

原來這段故事也是出在春秋時候，那千古無兩的患難朋友，却是三位有學問的人：一位叫做思革子，一位叫做叔儕子，一位叫做成文子。他們住在一處地方，並且一同研究學問，性情相投，有無相共，真是莫逆之交，實在無須細說。

那時候中國境內列國分立，各國的君主都稱諸侯。諸侯之間，互相稱雄，凡有才學或有技能的人，他們都要收羅來，甚至優禮聘請；如果自去投效的，也都收留。裏頭有出於真心誠意的；也有由出於釣名沽譽的，姑且不去管它。當下有個楚國（在如今兩湖一帶）的成王，確是一個勵精圖治，十分虛心的國王，所以一時的賢士名人都羣往歸附。

思革子、叔儕子和成文子三人，聽到這個消息，便互相商議道：「我們求學，原為致用。如今國王禮賢下士，真是我們進身的好機會，我們應該趕快前往投效，那才不致虛此一生啊！」他們商議定了，就帶了些隨身被服和糧食，動身前去。

那時的交通不便，沿路並沒有旅館飯店，可以隨意食宿。因此出門遠行，都須得自帶被服糧食。他們三人又是貧寒的讀書人，不能雇人挑着去，所以只得自己揹着走。從他們住的地方到楚國都城，離開得很遠，須有好多日子的路程。沿路都是深山荒野，人煙稀少，一路上夜宿曉行，



辛苦自不必說。

這樣辛辛苦苦的走了好幾天，大約還只走得一半路程，看看所帶糧食已去了大半，算來決不能够用。正在愁悶的時候，不料天氣忽然大變，狂風暴雨一齊襲來。他們無法可想，只有盡着力向前狂奔，希望找個躲避的地方。跑了一程，滿身淋漓，沒奈何，便在路旁一棵大柳樹的空穴中暫時棲身。可是風雨非但不停，並且越來越大了；天又十分寒冷，他們把所帶的衣服連已經溼透的衣服，一起穿在身上，還是索索地抖個不止。這樣一來，他們的末路窮途竟擺在眼前了。三人便計議道：『天這麼冷，風雨這麼大，路程這麼遠，衣服既少，糧食又缺，如何是好呢？』商量好久，得到了一個決議：『與其三個人凍餓而死，爲什麼不把三個人的衣服糧食一併給了一個人，使他得以保全呢？』

辦法既然決定了，還剩下誰把衣服糧食給誰的問題，換一句話就是誰死誰活的問題。這個問題，照常理來推測，當然是最難解決的。可是他們並

不爲着這個發生爭論。他們很開誠地說：『我們這次出來，原爲把我們的才學替國家幹一番事業；現在既然不能三人同活，自然應該留下一個最有才能的才是。』叔儻子和成文子便齊聲說：『思革子在我們三人裏頭最有才能，應該保全他的生命，讓他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；那麼我們兩人雖死猶生。』思革子不忍地說：『只我一人獨生，看着兩位凍死餓死，叫我怎麼對得住兩位？』叔儻子和成文子慷慨地說：『你怎麼學起那兒女的樣子來了？你伴着我們一塊兒死，對國家，對我們，有什麼好處？從大處着想，應該這樣做！』大家商議了一番，天色已晚，三個人便聚做一團，偎抱着過了一夜。

第二天天明，風雨稍止。叔儻子和成文子脫下衣服，取出糧食，一併交給思革子，催逼他動身，思革子無法推却，只得拿了衣服糧食，揮淚而別。

後來思革子趕到楚國都城，見了成王，大爲重用，隨即派人覓到叔儻子和成文子的屍首，棺殮厚葬他們。

十 虞孚賣漆

春秋時候有個虞孚，一天獨自坐在屋子裏，皺着眉頭說：『現在的生活真不容易啊！休說沒有家產的人過不得日子，就是有家產的人也要坐吃山空呢？唉！我這幾年來無事可做，又沒有家產，山窮水盡，無路可走，怎麼好呢？難道坐着餓死不成……』想到這裏，忽然站起來說：『有了我有一個最好的朋友叫計然先生，他是很有心計的，為什麼不去和他商量一番，請他指導一個法子？事不宜遲，趁此刻時候還早，就去走一趟吧。』說罷，立即走出家門而去。

計然先生見了虞孚，先開口問：『虞兄好久不見了。今天難得光臨，有什麼貴幹？』

虞孚答道：『此來非爲別事，只因閒着在家，總非長久之計，特地來和老

兄商量，請你指導我一個謀生的法子。』

計然先生道：『哦！原來如此。說到這一層，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決。法子是有的，耐心些做可以穩得厚利；但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？』

虞孚道：『說那裏話來？我現在已到潦倒地步，只要老兄肯指導我，無論什麼法子，我那有不願意之理？』

計然先生道：『那是好極了。我想現在生漆的銷路很好，準可以賺錢。種漆樹的方法我也研究過許多時候，有了十分把握；你能夠照我試驗過的法子去種，包你可以成功。』

虞孚聽了非常感激，喏喏連聲的答應。計然先生就把種漆樹的法子傳給虞孚，並且還借錢給他做資本。

虞孚得到了法子，高興地回去，照着計然先生教他的方法實地試行，果然一些兒沒有困難；隔了三年，漆樹長得很高了，割取了幾百斛的生漆。

可是這幾百斛生漆應該拿到什麼地方去銷售呢？

恰巧虞孚妻子的哥哥從吳國回來，虞孚和他見面後，談起這個問題，他便和虞孚說：『我在吳國住得很長久，知道吳國人很喜歡裝飾；他們住的房子，門窗都是漆過的，所以那邊生漆的銷路很好。還有一個祕密的法子，是我親眼看見的：賣漆的人把漆樹的葉煎成膏汁，和在生漆裏頭，簡直絲毫分辨不出。這樣，不是更加可以賺錢嗎？』

虞孚聽了非常快活，果真把漆樹葉煎成膏汁，另外裝在一起，雇了一隻船，和幾百斛生漆一同運到吳國去販賣。

那時吳越兩國失和，雙方斷絕往來，吳人正愁越國的漆不能運到吳國；聽說虞孚運了漆來，大家非常歡迎，招待得格外殷勤，把漆樣約略看驗一過，覺得質地很好，便約定明日取貨成交。

虞孚心裏想道：『發財的機會到了！』等到晚上，悄悄的把漆桶上的封

皮揭開，將漆樹葉煎成的膏汁攪和進去，重新把封皮貼好，以爲千穩萬妥了，高高興興地過了一夜。

到了明天，許多漆商一早就來。

虞孚領着他們查點貨色。他們仔細一看，桶上的封皮和昨天的樣子不同，好像曾經揭開重新貼過的，不禁生起疑心，恐怕上了虞孚的當，就托故向虞孚展期二十天取貨。虞孚此時心下雖然吃驚不小，但是只好答應下來。

隔了幾天，幾百斛生漆因爲和



了葉汁的緣故，質地完全變壞，賣給人家，簡直一文不值。虞孚氣得目瞪口呆，手足無措，懊悔也來不及。後來因為沒有川資回家，竟流落在吳國，行乞度日。有人認識他的，暗暗的指着他說：『這是不誠實的榜樣呀！』可憐這個原本已經發財的大漆主，只因一念之差，終於餓死在吳國的十字街頭！

十一 蟬臂當車

一條大路旁邊有許多野薔薇，翡翠似的綠葉長得極茂盛；嬌紅的花嵌在綠葉中間，顯得分外鮮豔。輕軟的和風吹得它微微搖動，一陣一陣放出甜蜜的香味來。

一隻螳螂在綠葉上面遊玩，被花香薰得有些醉了，從綠葉上跳下來，想到別處去遊玩。牠在大路上舞着兩把大刀，慢步前進，看見許多紅花綠草和各種叫不出名字的東西，順便捉幾個小蟲吃着，好不自在。牠一路前進，忽然

聽見轆轤的聲音從遠處傳來，就停了步，側着頭靜聽着，却辨不出是什麼；牠依舊前進。轆轤的聲音漸漸近了，後來竟像雷鳴一般；牠還是不管，依舊向前走去。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個黑而且大的東西對着牠徐徐滾來，轆轤的聲音也就從那裏發出的。不一刻，黑而大的東西更近了，差不多和他接觸了。牠頓時覺得眼前異常黑暗，不能繼續前進。牠憤怒了，奮起胸前的兩把大刀，要把那黑而大的東西擋住。不許它滾過來。牠想：這是什麼東西？一座高山吧？不是；高山不會動的。一隻猛獸吧？不是；猛獸不是那樣呆笨的。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呢？

原來齊莊公悶在宮裏，長久不出去遊玩了，心裏覺得不爽快。這一天，他召集了下屬吩咐道：『這和暖的天氣，我想出去打一回獵。』當下衆人聽了，就去預備一切，不一刻兒就把弓、箭、獵鷹、獵狗和車子等都備齊了。莊公坐在車裏，車夫在後邊推着，出了城門，依着大路，車子慢慢的前進。那螳螂看見的黑

而大的東西奮起大刀要去擋住的，原來不是高山，不是猛獸，正是莊公所坐的車子。

齊莊公坐着車子，一路看賞野景，只見蒼翠的山嶺連綿不斷，各種樹木長得很繁盛；田裏綠油油的麥好像褥子一般鋪着；伶俐的小鳥在樹林中飛翔唱歌，樹下還有各種野花，紅的白的紫的……發笑似的開着。莊公正在看得出神，忽然聽見左右叫道：『要軋死了！』莊公大吃一驚，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故，忙向地下



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很小的青蟲擋住他的車輪。於是忙命停車，問道：『這是什麼蟲？』左右答道：『這是螳螂呀！牠只曉得前進，不曉得後退；這樣小的身子竟要擋住我們的車駕，真可算是不自量力的了！』有一個人道：『一個螳螂也值得去管牠！軋死了算得什麼！快點推過去吧！』車夫正想推動車子，莊公連忙阻止道：『且慢！不要小看了牠！倘使一個人能夠不怕強敵，不避危險，只曉得前進，不曉得後退，像那螳螂一般，真是世界上最勇武的人了。世界上最勇武的人，大家會尊敬他；這個螳螂不是一樣應該尊敬嗎？快點把車子推過一邊，不要傷害牠。』車夫聽了，那裏再敢違背，便把車子避到旁邊推過去。螳螂看見黑而大的東西過去了，轆轤的聲音漸漸遠了，眼前也光明了，牠依舊舞着胸前的兩把大刀，慢步前進，很快樂的遊玩去了。

十二 焚券買義

戰國時候，齊國有一位公子姓田名文，號稱孟嘗君。他很能招賢禮士，所以四方的英雄好漢，文人學士，都投奔到他那裏。他的門裏養着幾千個賓客，濟濟蹣跚，可謂盛極一時。

那時候齊國有個窮人，姓馮名驩（音歡），衣食不周，生活非常困難。他雖然有些才幹，可是沒有一個人雇用他，信任他，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後來聽得孟嘗君喜愛賓客，他就託人對孟嘗君說：馮驩情願來做門下士。

孟嘗君是個好客的人，聽說馮驩肯來，自然十分歡迎。他想這個人必定有些奇才異能，可以幫我治國安民。所以馮驩來到的那一天，他就問道：『馮先生，你可有什麼歡喜的東西嗎？』馮驩答道：『我沒有什麼歡喜的東西。』又問：『你可有什麼特別的本領嗎？』答道：『我也没有什麼特別的本領。』孟嘗君哈哈大笑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你暫且住在這裏吧。』

馮驩住在府裏以後，孟嘗君手下的人看見主人瞧不起他，自然也就待

他十分冷淡，每天三餐，把很粗劣的東西給他吃。不多幾時，馮驩看看情形不好，自覺沒趣，他就靠在柱上，手敲着寶劍的柄，唱着歌兒道——

『長鋏歸來乎！食無魚！』（鋏音頰，就是劍）

孟嘗君的僕人聽見了，就去告訴主人說：『那個姓馮的客人今天靠着屋柱，手擊寶劍，唱着『長鋏歸來乎！食無魚！』的歌。』孟嘗君就吩咐僕人把好一些的東西給他吃，不要待慢他。

不料隔了不多幾時，馮驩又靠在柱上，擊着寶劍，唱起歌來了——

『長鋏歸來乎！出無車！』

孟嘗君的僕人聽見了，都笑他太不知足，再去告訴主人道：『那個姓馮的客人今天又擊劍唱歌了，唱着什麼『長鋏歸來乎！出無車！』的歌哩。』孟嘗君又叫僕人替他備好車子，不要得罪他。馮驩從此得意洋洋的坐在車子裏，到朋友那裏去，連聲說：『孟嘗君待我很好！孟嘗君待我很好！』

道——

『長鋏歸來乎？無以爲家！』

這時候孟嘗君的僕人都厭惡他了，急忙奔到主人那裏說道：『那個貪心不足的馮先生，今天又在那裏唱什麼「長鋏歸來乎？無以爲家！」的歌兒了？』孟嘗君卻不覺得生厭，走去問馮驩道：『馮先生！你家裏可有什麼人嗎？』馮驩答道：『有個老母，衣食不足，挨凍受餓。』孟嘗君就叫人送去銀錢和衣服，給她糧食，不使她缺乏。

從此以後，馮驩才知道孟嘗君實在是個禮賢下士的人，便一心一意的跟從他，不再倚柱唱歌了。

隔了幾時，孟嘗君寫了一張字條，給門下的賓客們看，說：『如有精通會計的人情願替我到薛邑去收債款，就請在紙上簽一個名字。』馮驩一想，報

効主人的機會到了，就提起筆來寫上『馮驩』兩個字。孟嘗君見了，問僕人道：『這是誰呀？』大家答道：『就是前幾天唱『長鋏歸來』的那個姓馮的客人。』孟嘗君笑道：『對了，對了！這個人果然有才幹，我倒忘記了。』便立刻請他來相見，對他說道：『我事情很多，不能分身，並且不精會計，所以不能親身去討債。從前招待不周，不免有些得罪先生的地方，先生非但不見怪，而且還願意替我到薛邑去走一遭，這是很感激的。』馮驩道：『不必客氣，這件事情我是很願意去做的。』

於是駕好車子，備齊行李，帶了債券，預備動身。臨走的時候，馮驩向孟嘗君來告別，問道：『債款收齊後，要買些什麼東西回來嗎？』孟嘗君道：『你揀我家裏沒有的東西買些回來便了。』馮驩聽了，早已打定主意，要在此番替孟嘗君幹下一樁義舉。

不多幾天到了薛邑，馮驩叫人去招齊借債的人，假託孟嘗君的命令說：

『從前你們借的款子，如今孟嘗君一律賞賜你們，不要你們歸還了。』他一面說，一面就把許多債券當着衆人用火燒燬。借債的衆人自然都是窮戶，聽見孟嘗君不要他們還債，心裏當然快活得不得了；又看見當着他們把債券一起燒燬，更是感激得什麼似的，齊聲喊着：『萬歲，萬歲！齊國萬歲，孟嘗君萬歲！』

馮驩辭別衆人，回到齊國京城。孟嘗君心想：他出去沒有幾天，怎麼就已經回來了？可見此人辦事能力比衆不同。他就整頓衣冠，出來迎接，說道：『馮先生辛苦



了！債款都已收齊嗎？」馮驩道：「已經收齊了。」孟嘗君又問：「馮先生此番可曾買些什麼東西回來嗎？」馮驩道：「我從前臨走的時候，承你吩咐，買你家裏所沒有的東西回來。我看你宮裏堆積着許多珍珠寶貝，欄裏面畜養着許多名馬異犬，那一樣沒有所缺少的只是一個「義」字，現在我就替你買了一個「義」字回來了。」孟嘗君聽了他這一番話，摸不着頭腦，問道：「「義」字怎樣買法呢？」馮驩道：「如今你有這小小的一個薛邑，還不去安撫他們，反要收他們的重利，這是不應該的。此番我去假託你的命令，把借去的款子不論多少一律賞賜給他們，並且把債券也一齊當衆燒燬了。那時薛邑的百姓十分感激，大家齊呼萬歲。這就是我替你買的那個「義」字。」孟嘗君聽了，搖搖頭，歎口氣，說道：「唉！先生罷了！你去休息罷。」

過了一年，齊王不用孟嘗君了，孟嘗君只好沒精打彩的回到薛邑去。不料來到薛邑附近，只見當地的人民不論老小男女一齊出來歡呼迎接。那時

候孟嘗君笑容可掬的點頭說道：「這就是去年馮驩替我買的那個「義」字的酬報哪！」

十三 偷皮賺關

有一次，孟嘗君帶着許多賓客，去到秦國。那時候的秦國，正是兵精糧足，強盛異常，可以算得是個「虎狼之國」，各國都很怕他。孟嘗君是各國聞名的公子，這次入秦，本是想爲齊國向秦國去聯歡，但是實際上也帶着幾分冒險性。

秦王素來聽得孟嘗君是齊國王室裏面出名的賢公子，當時也很優待他。不料後來有人向秦王說起孟嘗君在齊國門下食客三千，文有謀臣，武有勇將，居心不可測度；此番來秦，一定另有計謀，將來總是有利於齊，無益於秦，不如早些結果了他，以除後患。秦王一聽此言，果然不錯，就把孟嘗君拘禁起

來，使他不能自由行動。至此孟嘗君好比「自投羅網」，懊悔也來不及了。

那時秦王有個寵愛的妃子，她的一言一語，秦王幾乎無不聽從。孟嘗君就差個有口才的人到妃子那邊去疏通。妃子道：「要我叫秦王放他，卻也不難；你回去對孟嘗君說：『如果送我一件白狐皮，這件事包管可以辦到。』」

原來孟嘗君到秦國來的時候，帶來一件白狐皮，顏色好比雪一般白，皮毛足有一尺多長，真是無價之寶。但是他因為要結歡秦國，早已獻給秦王了，那裏再有第二件呢？他聽得妃子的話，心裏十分焦急。他的許多賓客也都默無言，面面相覷，想不出什麼方法來。

忽然有個平素，不很出名的門客獻計道：『我想，如果照樣去買一件，自然是無從找得；要是到秦王那裏去討還，也是不便啓齒；只有一個法子還可以行得。』

孟嘗君聽了，連忙請教道：『你先生有什麼法子？請你趕快見教吧！』

那個門客附耳低言道：『到宮裏去偷它出來。』

孟嘗君對他冷笑一聲道：『哼！你先生太聰明了！深宮密室，盜竊貴重物件，談何容易？如果事情敗露，不是更多一樁罪案嗎？而且這件事試問有誰可以幹得呢？』

門客不慌不忙的應聲道：『實不相瞞，我生平倒有一點小小技能，就是能學狗叫；叫起來不但人辨不清，就是狗也要認作同類。到那時我只消做幾聲狗叫，進入宮裏，包管把白狐皮偷將出來。我在此無功受祿，已經多時了，現在遇到這件事情，當然願意効勞一下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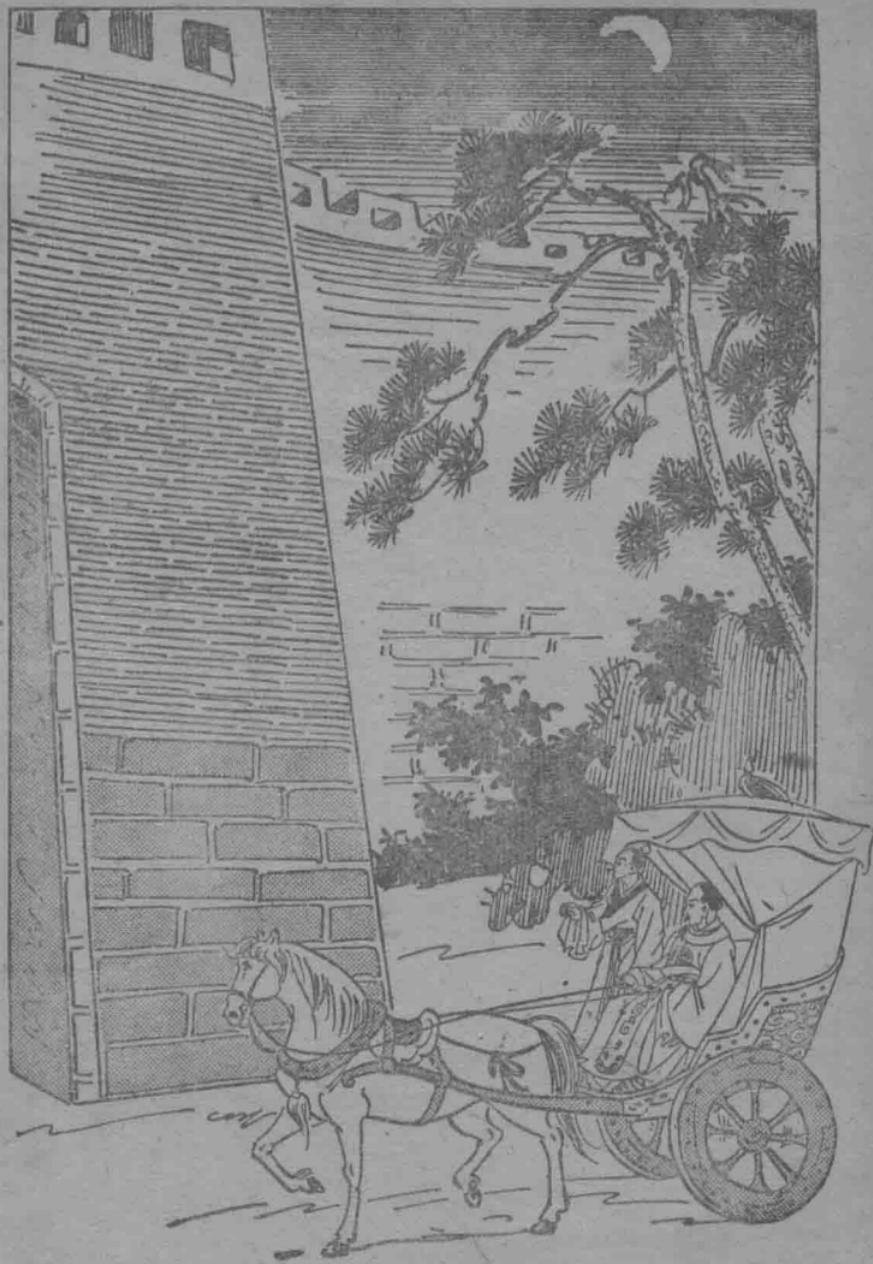
孟嘗君不免半疑不信，但是聽他說來很有把握，姑且讓他去嘗試一回，他就欣然奉命去行事了。

這天晚上三更時分，守宮的人只聽得『汪！汪！汪！汪！』狗叫的聲音，以爲這樣的深宮密室從來沒有盜竊的事，所以大家安心熟睡，誰都不去理它。不

料那個門客卻已趁此掩進宮裏，眼見一層層的宮殿好不堂皇冠冕。一路進去，幸喜沒人覺察；他就在暗地裏開箱倒篋，摸索多時，珍珠寶貝一樣不取，只偷了那件白狐皮便走。回到孟嘗君那裏，只見東方還正要發白哩。

孟嘗君一見偷到白狐皮，自然十分欣喜，當天早上就去奉送給秦王的那個妃子。果真不到兩天，秦王就把孟嘗君放出來了。這時候，孟嘗君好比出籠之鳥，心裏的快活自然不消說得。

孟嘗君得放以後，恐怕事機不密，一朝敗露，秦王必不干休，立刻駕起車子，不別而行。當夜三更時分，到了函谷關。這關口是很險要的，依關上的規矩，定要雞啼才能開關。孟嘗君來到此地，看看明月如畫，天還不亮；一想假使秦兵追來，必定凶多吉少。正在進退兩難，十分焦急的時候，忽然賓客中間有個會學雞啼的，他撮起嘴來，「喔喔喔！喔喔喔！」啼個不歇。附近人家的公雞聽見了，也就附和起來，霎時間東也「喔喔喔！」西也「喔喔喔！」守關的人被



它啼醒了；兩扇關門「咿呀」一聲，開了出來。孟嘗君看見關門已開，就和衆賓客一溜煙的逃出關去。

秦王得到孟嘗君不別而行的消息，十分懊悔，心想：「不該聽信婦人的话，把他放走，此人逃歸齊國，秦國將來必有後患。」想到這裏，立刻發下一道命令，派出許多幹練將官帶兵去追趕孟嘗君。等到大隊兵馬追到函谷關，孟嘗君已經出關多時了。